

月季花语

◎曹荣芳 著



生命的本质，在于向上，彰显自然而尊重的美丽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月季花语

曹荣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序 余 艳

湖南工业大学曹荣芳老师的作品集《月季花语》要出版了，她托朋友找到我，让我为她的书写几句鼓励的话。今年以来，我因忙于创作《杨开慧》和《蝶恋花》，加上在基层挂职，实在有些分身无术。本来想推的，但厚厚的一叠书稿，让我对一个作者的辛劳有一种本能的敬重，就一点点地看下去。

曹荣芳的散文很朴实。她在《感恩父亲节》里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女人的一生，以爱为主线，先是毫无条件地接受、习惯和受宠于一个男人（父亲），再有选择性地培养一个男人（丈夫），接下来便是漫长而毫无条件地养育一个男人（儿子），其实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，一个女人其实应当至少生一个儿子的。这样，她会更懂得男人，这样的人生，相对更完整。因为，父亲的爱，使女儿敏锐；丈夫的爱，使妻子坚强；儿子的爱，使母亲丰富。”

此时，我才发现，曹荣芳是在写所有的女人。共同的感受是会生出更多的共鸣的，希望她有更多的读者。

翻阅汇集的作品，有三个明显感受扑面而来：一是行文真切自然，文风清新，内容贴近生活和实际；二是主题切合现实，或反映发展变化、抒发对大自然的爱，或展现现代人的生活情趣、价值取向；三是文体多样，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其中诗歌就有古诗词和现代诗，这需要多才。

对文学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，每个人几乎都受过文学熏陶，做过许多文学的梦。但要在漫长的人生中，于工作、生活之余坚持文学创作，实属不易。酸甜苦辣，浸涵其中。荣芳从小受家庭的影响，浸润着墨香而成长：父亲多才富学，笔墨了得，是当地有名的才子。她在大人眼中也是不折不扣的“才女”，少时频见文章发表和参赛获奖，甚至各大考中作文屡得满分。特别是近五六年重新拾笔，或有意，或随心，断断续续写了不少的文字，于是也便有了出版此作品集的愿望。

本作品集包含有小说、诗词、散文，题材和内容主要涉及亲情、故土、婚恋、生死，有对人性世相等的探索和思考。

读她的小小说，让读者仿佛看到一幅幅现实社会生活的画面。在《永失我爱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爱情与命运的诡异多端及社会与世情的复杂多变；在《善良的坏人》中，作者以一种看似轻松的笔调，通过对李老五共五次婚姻的细描细绘，清晰地向我们展露了一个平凡人的起落人生；在《当归》《转正》《夜美丽》中，却都是通过一个个具象性的物品或事件，看到的是生活的无奈和真、善、美；而在《刘主任》《缠绵的代价》中，却通过一条狗的名字和一次夫妻间的野外游戏，幽默地讥讽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人和事。

与她的小小说作品风格截然不同的是她的诗作和散文，都是相当私人化的。我们毫不怀疑它们全部来自真切的体验，正由于如此，我甚至觉得可以对文本做深入的研究，从中理解年轻一代女性的生长方式，理解她们对世界的看法，对生命、爱情和生存价值的坚守。这群在七、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，有她们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，新的存在决定她们新的意识。但是，她们和我们又是一样的，人性总是相通的。在《父亲》这篇充满浓浓亲情的散文中，通过为父亲购买烟壶这样一条线索，再加上父亲反复戒烟等几个场景相串连，父爱如山的光辉形象就这样凸显出来。在《山菊》《月季花语》中，通过对花花草草的描叙，一个快乐的童年及美丽的二姐跃然纸上，这种寄情于物外的写法在《1998年的菜刀》等篇章中多有运用，再通过文章结尾的妙笔，提升主题美感的同时，让文章读来更具思辨意味，这也是她创作的系列散文一个最大的特点，更是一大优点，要好好保持和发扬。

她在创作中不乏有个体体验的积累和生命感悟的精巧，比如这样的描写：“关于下蛋，每家每户便都还有些不争气的鸭子，总不在家下蛋，站在田埂上，欢快地喊叫着，屁股一抬，尾巴向下包拢，再一放开，一只白生生的鸭蛋便落入水中……”（《山菊》），“妈妈把大米做的待煎品往锅里一放，滚油便聚集在它们的周围，泛起很多快乐的小气泡，声音闷响着，低低的。等到它们变成了金黄色的时候，那种香味飘散出来，令农家小院变成了美食仙境！妈妈捞出来，放在大箩筐里滤干了油，那香味儿闻着呀，醉人！”（《年年岁岁——写在兔年除夕》），诸如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。

当然，作者的有些文字过于私人化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读者的共鸣，但是她毕竟做到了忠实于她的初衷，忠实于她的表达，也忠实于她的感受，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修炼会很快成熟起来的。

在选材上，再精确一些就好了。不是什么感受都能变文章的。新颖、奇巧、有回味、能启迪。还有，别人没写过的，最好你来突破。

百度上的月季花语是“等待有希望的希望，幸福、光荣、美艳长新”，这也同作者曹荣芳笔下所表达的主题如出一辙。

在此也祝愿她未来的创作与生活都如月季花语般美好！
是为序。

（余艳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出版有《后院夫人》《太太词典》《后花园》《游离》《与共和国同龄》等 16 部文学作品。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协组联部，挂职在湖南可视网络电视台。）

自序

流光无意苦争春
芳华伊始暗香来

关于这部作品集，我想就与之相关的背景向读者简单地交代几句。

我的父亲多才富学，笔墨了得，是当地有名的才子。小时的我身为女孩柔暖不足，桀骜有余，绝非同龄中驯良之辈所堪比，但尽管如此，金不换的良好遗传和家庭文化氛围却教我受益终生。

2004年4月，我的父亲、我最爱的那个人突然去了。丧父之痛，无可弥补，我在悲哀中神伤多年，既无法接受事实，也无法使自己振作。曾与先生讨论人活着的目的和人该怎样活着，但最终，我们还是从父亲身上悟透答案——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不平庸，他一直在以身作则示范给我们一个道理：生命的本质，在于向上，彰显自然而尊贵的美丽！

慈父在世时一直对我们寄予厚望而不轻言，他最在意的，莫过于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得精彩、活出美丽。这是我将近年写下的一些文字梳理成集出版的原因。

本作品集收文包括三辑：小说12篇、诗词9首、散文12篇，题材和内容既直及人性世相，亦有曲折温和的流露。《自序》标题，前半句用以言明自己在创作方面的无为及随意，后半句对自己心存期盼并提出要求。

岁月无痕，有情载物，韶光不再来，未来有可期。细味之，倘以此书为起点，我必须更加谦和地拜师生活，并不辍笔耕，设使创作之路将暗香浮动，亦为人生之幸与乐。

愿将这部不成熟的集子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是为序。

2012年9月

目 录

序

序余 艳

自序：流光无意苦争春，芳华伊始暗香来 6

第1辑 小说

恩·债

永失我爱

善良的坏人

原罪

无面人

当归

转正

夜美丽

刘主任

家祸

缠绵的代价

雷

第2辑 诗词

鹊桥仙·夏

四季

临江仙·雨中漫忆

飞

更漏子·春发

如果能放弃

无题

孤独的旅游

长相思慢·遗爱

第3辑 散文

父亲

山菊

望月湖之梦

月季花语

端午

年年岁岁——写在兔年除夕

情人节快乐

惊魂记

白云和棉花的乐趣

感恩父亲节

1998年的菜刀

归乡记

后记

第1辑 小说

恩·债

李枫来自农村，当时十八岁独自离家时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除了几亩田地和一小片光秃秃的山之外，就只有一只跟了全家五年的狗和一头倾尽家中积蓄买下的小牛犊了。二十二年过去，李枫现在娇妻虎子，业有所成，一切均在可控的范围内按计划以向上的态势蓬勃发展。李枫闲暇时，思量过去和现在，满足万分。

这个早上，李枫打开手机，就收到了三条来电提醒，来电系同一个号码，还有这个号码发来的一条短消息：见信回电。李枫见号码陌生，脑袋里就搜索了好半天，但到底想不出是谁的电话。

潘小玉凑过来看了看，以为又是李枫的女同学女同事女下属啥的来的电话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，不过，她没作声，面色平静地离开了。李枫这几年已经养成了早上不回复陌生来电的习惯。

李枫看了看妻子的背影，心里一笑，还是决定回复过去。电话一接通，传来的声音让他释然，原来是老家初中同学刘爱军的电话。

潘小玉站住了。

李枫说：“爱军，是你啊，你换了号码？……”“是的，你电话怎么这么难打？”李枫听着这句有点咄咄逼人的话，当下不予回应。“怎么样，兄弟？我的事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“哦，我现在确实周转有些困难……”

潘小玉听闻，当下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于是折回李枫的身边。

李枫勾着头拿着手机，一副捏了一只烫手山芋的表情。

潘小玉很不耐烦地大声呼唤儿子：“儿子，喊爸爸挂电话，我们要吃早餐了！”

李枫把手机贴在耳朵上，仍是一脸无法推脱的无奈，看得出，他内心很矛盾。

潘小玉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故意靠近了刘爱军问：“他家到底有完没完？！你有完没完？”

李枫没有抬头，说：“爱军的爸爸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是他开口的。”

“他又开口了？好意思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读初中时用过他家的钱？一千块钱不到，我们还了两千块，这倒算了，应该的，可刘爱军五年前挪用几十万公款你背着我帮他堵了几万块钱的洞，他至今都没个消息，我们也算了，就当还债了！搞笑的是那时候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哭诉，没个男人的样子，拿着钱泡女人还跟老婆离婚，你看他爸爸的面子，给了两次钱，后来第三次，他差不多零花钱都跟你要。你是银行？银行他刘爱军也必须先存钱呀！他自己愿意掉陷阱，非得拉上你？！”

李枫没说话，潘小玉的咆哮不是没道理。这么多年，他感恩加感激，也身体力行尽力去帮助他人，于是，在生活和人情上，他几乎力求完美，宁亏自己，不欠他人。妻子潘小玉对此赞赏有加，积极地配合着他。

“我可告诉你，他们家就是过分了，所以这两三年我不想跟着你去他家拜年！因为曾经用了他们的钱，你把他们当父母。和我认识了，你就带上我，后来有了儿子，我们一家三口，到他家拜年，一拜就拜了十多年，一年没落下，我就没看出他们把我们当什么人！后来，你发达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你当儿子了！可你的妈妈一次次得病，这么多年，他们家有人去看过吗？提过吗？关系好？关系好，能不去看看？！要钱的时候，就想起了你初中的时候他家曾给你几笔不指望你还的钱？！”

李枫还是没说话，穷不得啊！一穷，就得欠债！

潘小玉的腿动了动，继续说：“你说他爸爸来电话问你借？笑话！有他爸爸当年那么做好事的吗！他那是在做好事吗？你再不能牺牲自己的小家去照顾一个完全没有一点希望和责

任心的同学！刘爱军的爸爸太过分了！他任由他儿子死皮赖脸就算了，他怎么也好意思这么做呢？他们家有钱的亲戚不少，有钱的能帮的都帮完了？你是他的救命稻草？我看不是吧！他可不是把你当稻草，是在把你当大树搞呀！你这些年那么辛苦，他们知道吗？你的钱是捡的？天上掉的？你记住，你欠他们的，早已经还清了！他们是否适可而止，我们无法干涉，但我们自己应该适可而止！报恩有度，有止境，不要让对方将报恩误会成了纵容！”

潘小玉的话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她一说完，转头就走。一会儿，她又站住，回头对李枫说：“这件事，今后再也别在家里提起了！怎么做，你自己看吧！我告诉你，这门莫名其妙的亲戚我是再也不会跟着你去走了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，太没意思！”

李枫终于抬起头。潘小玉最后的话听来决绝而蛮横，但却不无道理。这些年，没有人对他报恩的行为提出异议，每个报恩对象都为他有今日的成绩而深感高兴；但也唯独刘爱军，让他潜意识中想过，这是报恩吗？有这样的报恩对象吗？李枫当下打定了主意，不再“借”钱给刘爱军。恩情早已化为人情债，两清了。今后，再也不会欠了！

永失我爱

刚刚下过几个雪粒子，天气阴冷，灰暗的天空下，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。李师杰独自坐在咖啡馆里，眼睛呆呆地直望着停在窗外那辆新买的跑车，它是方文理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这是一台多漂亮的跑车啊，颜色橘红，和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视觉色差，热烈得让人心颤，宛如给她买这台车的人的心思一样奔放。

李师杰盯着车，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在这所学校六年以来任职班主任的经历，迄今能概括得出来的字便只有一个：累。说实话，李师杰现在非常担心非上班间接电话。手机铃声经常出其不意地响起，比如，她在饭桌上刚拿起筷子，或者晚上洗澡正洗到一半的时候，或者和幼女一起正玩得开心的时候，甚至，晚上十一、二点钟接到电话也是常有的事。这些大孩子有事，她不得不及时应对和处理。但，无论她感到如何的糟糕，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，她这个班主任深受学生爱戴。长期的职业习惯使然，她的言行举止必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实际上，李师杰并不怎么在乎校方颁发的各种荣誉奖项，但她在乎学生。学生对她的依赖和信任，让她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得，她必须加倍努力，去呵护他们的成长。

李师杰来学校工作的第四年，便和前夫离婚了。离婚的起因，表面看来仅仅是，前夫看到她 and 方文理两人在一起吃饭，疑心二人关系超常，便以此为由，飞快地和她结束婚姻。李师杰知道怎么回事，前夫是因为有了情人，但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要求离婚，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，前夫家一直想要她生个男孩。有一次，李师杰在无意中看到前夫给情人买的小户型房子首付款收据后，婚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几乎使李师杰万念俱灰。她拿着收据当即对前夫提出离婚。前夫的脸色由惊愕转自然之后，不过一天的时间，夫妻二人一拍即散。

李师杰此后便一个人带着女儿过。再后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和方文理竟然假戏真做，将误会变成了真理。

李师杰违背初衷，和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暗渡陈仓，她不可能不去考虑一些二人关系之外的因素，比如方文理的家庭，还有另一个女人、他的老婆。李师杰很久以前见过方文理的老婆，她的样子显得很文弱，戴一副无框眼镜，眼睛很明亮，嘴唇非常薄，白皙窄小的脸上透出来一股柔柔的味道。方文理老婆的长相令李师杰甚至产生错觉，方文理对自己的好，实在是对他老婆的一种没道理的背叛。她曾经很落寞地对方文理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自己就像抢了别人蛋糕的坏孩子。方文理听到此话，则往往不做声，停下来，静默而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。方文理真诚到不容置疑的眼神每每让李师杰没法抵抗，最后是以李师杰撤掉她的想法收场。

李师杰在抗拒和方文理来往的同时，理解方文理一直未给予她一纸婚约。李师杰清楚，

如果能够，方文理会给她一个名分，因此，李师杰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表现出沉默，她已经抢了别人的东西，不能再要得更多了，她不是个贪心的女人。

后面没想到的是，方文理的儿子方大海，考上了李师杰所在的这所大学，这还不是要紧的，关键是，这小子一年后自己转了专业，竟然恰好被分在了李师杰的班上！李师杰第一次给他们开班会，第一眼看到方大海，便立马辨别出，这个男孩子和方文理有至亲的血缘关系。后与方文理验证，证明她的发现果然是对的。方文理认为并坚信，自己的儿子是通情达理的，父子俩的感情从孩子出生起就一直很好，孩子应当是能够体谅自己和李师杰之间的这种关系的，他甚至为方大海转专业叫好。李师杰当然不知道，方大海转到李师杰班上，其实是方文理的意思，方文理想给儿子更多与李师杰接触的机会，提前让他做好今后适应家庭角色易主的准备。

方文理年长李师杰十三岁，今年四十四岁了，原本也是教师，个人也很有点学识，算是道中人所称的“儒商”。二十年前，方文理下海经商，事业顺风顺水，经营得很成功，尽管财富积累不少，商场打拼时间也不短，但他在男女关系上却从未传出任何花边新闻，然而，在一个合适的年龄和时间，他很不合适地陷入了李师杰的磁场中。此时，他正“应召”驱车前往咖啡馆。方文理经常只要想起李师杰，便会满心的欢喜。而李师杰经常性地幸福和痛苦中徘徊，方文理岂能不知，虽说很多人认为，包括李师杰自己也会有这种想法，离异后的女人贬值到低谷，但方文理偏偏不这么认为，他就认准了李师杰，她值得让他付出一切。他不顾一切地将李师杰奉为至宝。李师杰在二人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沉默，使方文理对她的爱更加歉疚，也更加深沉。

车上的CD是李师杰送给他的。播放机里滑出来的音乐，或如绸缎般丝滑绵软，或如高山流水般涓涓潺潺，每一个音符都能敲打到他心坎深处，这让他感到特别体贴知足。两张碟片，一张是李师杰自己弹奏的，一张是她演唱的，应方文理的要求而录制的。方文理暗自想着，和妻子的婚姻，也该随着孩子读大学有结果了。妻子是方文理为了父亲的临终遗言而娶进家门的，他尽到责任了，可以说，为了一个不爱的女人，和两人共同的儿子，他奋斗了半辈子，后半辈子的时光，他该为了自己而活了。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，看似一直不知道他和李师杰的关系，但方文理知道，那不过是这么多年她习惯的伪装和隐忍使然，但最近几天，妻子终于和他爆发了战争，但是方文理已经毫无回头之意，他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必须得给李师杰一个妥善的交代了。

快到咖啡馆门口的时候，前面的道路却发生了交通事故，严重塞车了。

李师杰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未见到方文理，她有些心慌，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？她下意识地拿起手机，想要拨打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拨到号码最后一个数字，李师杰想了想，又放下了电话，随手拿起餐台上的一本杂志，一目十行地看起来。这时候，手机铃声响起来了，是方文理打来的。李师杰的神经立马被牵动起来，内心便被欢快彻底充盈了。李师杰按下了接听键。

突然，玻璃发出一声巨响。李师杰循声望去，见是方文理买给她的车被砸了。李师杰脸色发青，立马站了起来，她心里揪着疼，自己平素从未开罪任何人，为什么会遭到这一伙戴着墨镜的男子这样的野蛮行为。窗外的几个男子相互使了使眼色，紧接着，剧烈的敲打声一声声地缠在一起，不会儿，漂亮的跑车就变成了一堆烂糟糟的废铁，和刚才形同天上地下。

李师杰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幕情形，等店里的保安发现不对劲跑出去制止时，那一伙男子已经扬长而去。李师杰的眼睛里噙满了泪。本来，她约了方文理过来，目的明确，是要和他认真谈分手的，她不愿意方文理的老婆重蹈她的过去。不曾想，发生了这样的事。此刻，李师杰拿出纸巾，擦干眼泪，心里坚定起来， she 会把决定权交给方文理，他怎么决定，都听他的。以前，因为自己曾有的遭遇，所以，她李师杰开始是同情方文理的老婆的，但现在证明，同情根本毫无意义，方文理是对的。

方文理进来了，他在窗外看到李师杰的同时，已经看到了那辆破碎到报废了的车。看着李师杰的脸，方文理的眼中充满了爱怜，不过几天，李师杰明显地瘦了。他看着窗外的车，说，对不起！给我三天的时间，我会处理好，然后和你结婚。李师杰相信方文理的话，他在她面前说话从来便没有含糊过。

方文理将李师杰送回她在学校的房子，掉转头便直奔自己家中而去。从方文理那里，李师杰知道，方文理的老婆之所以一直在他面前忍气吞声，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中，除了公司的控股权没在她手里，财产基本上都在她手里掌握着。现在一旦离婚，就会意味着方文理将成为一个空有其名的富商。

李师杰在家属楼下，看到一群老太太聚在一起比比划划的，似乎是墙上贴了什么广告之类的纸片。李师杰没有兴趣，走向楼道。邻居陈老师家干了一辈子教师行业的母亲，张老师，正好回头，一眼看到李师杰，脸上的笑容僵硬起来，非常不自然。张老师的异常表现，没让李师杰往心里去，她简单而不失热情地和张老师寒暄一声，便径直走进了楼道。身后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带有指指点点的意味，但李师杰她没把这些联想到自己身上来，因为，平常她和邻居同事们的关系一直不错。

李师杰低着头，掏出自己家的大门钥匙，正欲开门时，却看到门上赫然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的字非常醒目，大得刺眼，内容大致是斥责她不守妇道、操守败坏、枉为人师、破坏他人家庭之类。李师杰的心跳猛然加速。她把手贴在自己的胸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把纸撕下来，揉成团，扔进了楼道里的垃圾桶。把钥匙插入锁孔的时候，李师杰想起，女儿在幼儿园，该去接她回来了。于是，李师杰放弃了进家门的打算，转身往楼下走去。

楼道外面，一群老太太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只需要轻轻瞄上一眼便知道，墙上贴着的纸，和她家大门上贴的那张，内容一模一样。李师杰微笑着，抬头从纸片旁边走过。电话铃声响了，李师杰边走边把手机拿出来，也没看电话，直接按了接听键就放在了耳朵旁。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不太熟悉，有些低，是个男声。对方问道，李老师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李师杰努力地辨别了一下，觉得有点像方大海的声音。她有点懵。她不愿意看到晚辈卷入这些事情当中来，怎么说，这些事毕竟都与他们无关。

是方大海。他在电话那头笑了几声，继续说，李老师，同学们平常都尊重你，没错，我也承认你是个好老师，但你知道吗，你做的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，我妈妈，去年才做的手术，身体都未复原……

听到这里，李师杰僵住不动了。好一阵，她颤抖着声音问道，大海，车是不是你砸的？纸条是不是你写的？！方大海沉吟了一下，说，就算是吧，我妈妈太可怜了……不过，我没有直接参与。电话里出现短暂的沉默。李师杰心里感到异常凄凉，她再没说什么，挂掉了电话。方大海毕竟是个未经人世的大孩子，在思想观念方面存在不少的不成熟之处，对此，她不予计较，也不会过多地说什么，一切都顺其自然好了。

李师杰从幼儿园接回女儿，打了个车往娘家的方向而去。她害怕自己和方文理的事殃及池鱼，女儿过于幼小，决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当时选择和前夫平静离婚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李师杰此去打算把女儿委托给父母照看一段时间，等过了这一阵再说。

在娘家，李师杰的女儿和外公外婆家里养的狗玩得很开心，而李师杰的父母，神情不无担忧，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女儿遭受更多磨难，李师杰来了以后，他们便让外孙女到床上午睡去。

李师杰的父亲说，师杰，你的个性太像我，碰到事情不肯转弯，硬是要受了伤的时候才会知道后悔。李师杰笑了笑，说，爸，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是这阵子很忙，教学和科研任务比较重，就委托你们二老照看下外孙女了。别的真没什么。文理正在办离婚事宜，估计快了。

李师杰的父母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叹了口气，说，那就好！

李师杰此时并不知道，校园里散布的各种有关她的污蔑传单，已经被学生传得沸沸扬扬。方大海的母亲，面容憔悴，正在方大海的寝室诉说着她的不幸遭遇。这一来，李师杰班上的学生，都知道了怎么回事，一致倒戈，全站在了方大海这边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女老师平常伪装得太巧了，实际上断无人格可言，既无人格，又为何配做他们的老师？

门铃响了。李母打开门，是方文理。方文理显得有些憔悴，但显然，压制不住内心表现出来的欢喜。李母为他倒了杯茶，然后看着他。

方文理没有接过茶水，而是对着李师杰的父母跪了下去，低了低头，一字一句地喊道，爸爸，妈妈！

在李父李母面前，方文理第一次如此称呼。李师杰的父母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
方文理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李师杰，继续说，我欠师杰的，今后会努力弥补上来……她已经同意离婚了。明天我和她就去办离婚手续，然后再正式和师杰结婚。

李母赶紧双手扶起了方文理。李父说，不管怎样，都是过来人了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能处理就好，师杰这孩子以前吃了亏……李母打断李父的话，说，你这老头子，尽说这干什么呀！文理，不管怎样，我和你爸都希望你们幸福！我们都相信你！

李师杰的女儿听到门外方文理说话的声音醒来，马上蹦下床来，抱着自己的白色大绒毛玩具狗，一蹦一跳地跑出房间，站在方文理的对面，非常亲热地喊了声伯伯。方文理蹲下身子，揽过她，亲昵地亲了一下她的脸颊。

李师杰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但是，她心里特别清楚，她感激父母的理解和支持，同时，也感谢这个男人对她一贯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真性情。两行泪水从李师杰脸上不自觉地滑下。方文理为了她，在家中同妻子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挣扎，李师杰不得而知，方文理从来不和她说起，她也不会去问，但不久前方文理身上的伤痕告诉她，方文理想断绝和他老婆的关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只是李师杰未曾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她甚至想，是什么原因使方文理的老婆如此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？但那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方文理即将恢复自由身。

翌日，李师杰如同往常一样，早早来到办公室。这个学期她稍显懒散，没能给自己这个班的学生见上几面，开班会的次数更少，所以，她决定中午集合学生开一次班会，把这半个学期来的一些事情和学生们作一个总结，再好好布置下半个学期的任务。

同事齐梦打电话来了，电话里显得很慌张，很害怕。齐梦和李师杰是同学，也是和李师杰同时进这所高校的。齐梦告诉李师杰，自己班上有一个学生因为感情受挫，从校外出租屋的七楼跳下，现正在医院抢救，齐梦本人也正在医院等待结果。李师杰安慰齐梦，你先不要紧张，学生出了这种事情，我们尽力就好了。我大概两点钟过来，你等着我。挂了电话，李师杰心里当时就叹了口气，学生的心理素质太不堪一击了，怎么样，为了生养他的父母，都得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才是！

教室里，令李师杰感到意外的是，到场开班会的学生竟然一半都没到，稀稀拉拉的二十来个人，坐在教室里，神色各异。方大海也不在其中。平时的班会，学生如果未能到场，会向她请假的。她让班长催一催，问问什么原因。班长神色为难，说，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怎么回事……旁边的生活委员说，李老师，方大海的妈妈昨天来学校了，在我们寝室，哭了很久……大家很同情她。李师杰意识到，这话无疑证实了她起初的猜测，车子的被砸和方文理的妻子有关，只是她还是感到吃惊，那个看似柔弱的女子，是为了挽留一个毫无回头之意的男人，还是为了发泄对她李师杰的不满呢？

李师杰不知道班会是怎样勉强开完的。她感觉大脑已经不太听使唤了，因为她不知道，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方文理不是当着她和她的父母的面说了，她都同意了，他们今天去办手续的吗？为什么方文理的老婆要这么做？得不到，就一定要全部毁掉吗？李师杰想到方文理的话语，和他欣喜的表情，实在无法与他老婆的做法联系在一起。

齐梦又来电话了。她抽泣着说，那个学生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。学生的家长哭哭啼啼，找着她和部门领导在大吵大闹，要他们的孩子。李师杰说，好，你在医院吧？我马上来找你。

齐梦的身后，是那个已亡学生的母亲。她瘫软在地，正呼天抢地，面容憔悴不堪。相比之下，李师杰觉得自己个人的事情非常渺小。虽然作为一个母亲，对失去子女的痛能够感同身受，不过，这种场合，她也做不了什么，倒不如先安慰下齐梦。她把齐梦拉到一边。没等李师杰开口，齐梦说，这个学生怎么这么极端啊！你说，他什么路不能走，偏要这样干，还要死在校外！你自己轻贱自己就算了，这么多人全被他害了！李师杰觉得，眼下关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应当是家属的安抚和善后工作，还有就是下一步关心的，齐梦的这个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因为有精神疾患，还是真的只是心理承受力差了点，或者是另有原因。不管怎么说，上面追查起责任来，齐梦都无可辩解的。李师杰为齐梦担心起来。本校的学生死亡案例虽不属首例，但也已经好几年未发生了，而且，这种恶性死亡案例还是第一次。

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副校长来了。家属一见，如同看见了仇人，力量立刻爆发出来，场面顿时更加的混乱。家属嚎哭着，跌跌撞撞跑上去，伸出手用尽了气力便扇往副校长的脸，口里一边大叫，你们这些领导，算什么领导！我儿子死了这么久，还要再三催促才过来看一眼！你家是没死过孩子，所以不知道这种痛苦吧！天哪，我儿子啊……我这当妈的可怎么办啊！旁边的随行工作人员拦住了家属的手，有话好好说，孟校长本来在外地出差，还没来得及办事，出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时间就乘飞机返回了！副校长推开随从人员，对家属说，这位家长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……家长毫不客气地打断，事情已经发生？！为什么会已经发生？为什么我家的孩子送过来就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你们学校还让不让人安生？！副校长对家属鞠躬，连声道歉。家属说，道歉有什么用？！道歉有什么用啊？！你还我儿子！

李师杰双腿冰凉地站在齐梦身旁，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，也特别同情家长。齐梦在一边不住地掉眼泪，李师杰扶着齐梦的胳膊，感觉她在发抖，便用劲握了握她的手臂。学生一旦出现非正常死亡事件，学生本人是一走了之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而活着的，受伤的远不止家庭，校方也深受其害的，当然，也包括这位学生的所有老师。

这期间，方文理打了三个电话，但李师杰未曾接到，她的注意力全部被这闹哄哄无法收拾的场面吸引了。等李师杰发现并回拨过去时，方文理的电话却已然关机。刚才拨的这个号码是方文理和李师杰的专线，方文理承诺24小时不关机的。见未通，李师杰赶紧拨打另一个号码，电话是通的，但无人接听。李师杰心想，他连拨了三次，说明是有什么要紧事的，因为方文理通常是在紧急状态下才会这样做的。李师杰不记得自己拨了多少次这个号码，但电话一直未有人接听。她心急如焚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想了想，拿起电话给方文理的助理打了个电话。助理告诉她，方总昨天就没来上班，也没有特别的交代给他。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李师杰的心头。

夜幕降临了，李师杰一个人窝在自己的家里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她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家，但又无家可归。方文理不接电话，还关机，也不告诉她一声，这让她感到太蹊跷了，但是，她没法去找人打听。平时，只要她不在娘家，方文理是不会去她父母家的，现在，她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呆呆地望着大门，期待门铃响起。她做了无数个设想，想像方文理和他老婆的结局，最终是他二人已经顺利办完了离婚手续。然而，门铃一直安静着，手机也一直未曾来过电话。坐在沙发上，李师杰蓦地打了个寒战，随即预感到一种濒死的冷清气氛，她不自觉又想起在医院的那一幕幕。人生真的很凄凉，计较那么多，到头来，都得到了什么呢？学生为了逝去的感情而跳楼，死得很壮观，但毫无意义。很多东西，抓得越紧，失去得越快，用手掌抓泥沙，越紧，泥沙流失得越快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

李师杰想起昨天白天砸车的那一幕，再想想方文理的老婆在学生宿舍哭诉的场景，不寒而栗。这个夜晚，李师杰心里整个充满对方文理的担忧、对他老婆的恐惧，还有对眼下这种状态的煎熬。她深知，如果现在不坚强一点，将来的出路会更艰难。李师杰不断回想方文理

的脸，使自己有勇气相伴。接近黎明，李师杰终于熬不住，打了一会儿盹。就这么短的时间，她梦见方文理来自己家了，人显得神采奕奕，宛如年轻了几岁。方文理牵着她的手，说要和她结婚，给她实实在在的名分，再也不会让她遭受无谓的痛苦。但不一会儿，李师杰看见梦中的方文理竟然突然消失，她大声呼喊他的名字，在她转身的时候，却看到一堆白骨，她惊骇不已。白骨对着她兀自说话，师杰，我是文理，我对不起你，今后记得，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好点，不要想我。我走了。

李师杰从梦中惊醒，眼泪流花了整张脸，随即，她扯过被子捂住自己的脑袋。她和方文理之间的感应超强，不止一次验证过，这一次，她不敢想像。

这一天没有方文理的音讯，也没见过他人，李师杰慌张起来，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担心，尤其是凌晨的梦，更让她害怕。她想过去找方文理，但她从来就不知道方文理住在哪里，曾经也不屑于存下他老婆的电话号码，这会儿想要也没办法了。李师杰心里空荡落寞，她希望方文理从天而降，只要有个电话报个平安，她就会心满意足。

而此时，李师杰不知道的真实情况是，方文理正躺在白色的病房里，魂魄已然消失。当然，他的老婆跪在床边，止不住地忏悔，痛哭。方大海紧挨着母亲，表情呆痴难看。

方文理的老婆为了惩罚自己的丈夫，也为了拖延离婚的时间，在砸车的第二天清晨，她借口给他最后做一次早餐，以此挽留住方文理。方文理犹豫了一下，想到这个要求不过分，怎么说，也是近二十二年的夫妻，情不在，义还在的，便答应了。但他恐怕至死也没想到，他的结发妻子竟然在牛奶里下了分量足以要命的安眠药——他的老婆仅仅想要他在家的时间长一点儿，她约好了两家的主要亲戚，等他醒来再和他平静地谈谈，她自己是完全未曾想过要故意害死自己的丈夫的。但她发现，这最终证明只是一个冲动而愚蠢的做法。

方大海望着母亲悲痛欲绝之中显露出的难堪神态，始终一言不发。一会儿，方大海向门外走去，他想给李师杰打个电话。李师杰接到方大海电话的时候，这才想起自己一直忘了打方文理独子的电话。她急急地接通电话，急切地问，大海，你爸爸到哪儿去了？你们都还好吗？为什么电话一直关机，或者没人接？方大海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李师杰意识到不妙。她让方大海不要哭，慢慢告诉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现在哪儿？方大海泣不成声，抽咽着告诉了李师杰，最后说，我爸吃了安眠药！李师杰惊呆了，她当即打开家门，不顾一切地往外奔，跑向医院。

方文理的老婆见到李师杰，立马从地上站起来，抓住李师杰的胳膊。李师杰没有做任何反抗，她骨子里觉得，和这个女人有任何的肢体接触，都意味着掉身价。方文理的老婆毫不犹豫，连扇了她两个耳光，说，你这个臭女人，不是你，我们家文理，怎么会闹到今天的局面！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你还来干什么？！你居然还有脸过来！在她扇第三个耳光的时候，方大海握住了她的手，说，妈，够了！方文理的老婆见状，不禁一副大势已去的样子，嚎哭起来。李师杰没有正眼看一下方文理的老婆，她满含眼泪，颤颤抖抖地，轻轻揭开方文理脸上的白布，俯身看着方文理。眼泪从李师杰的眼中流出，正好滴在方文理的眼睑上，又顺着方文理的眼角流下来，如同两人一起在流泪。李师杰握着方文理僵硬得如同一块冷铁的手，一言不发。

方文理的老婆靠在另一张病床上，脸上很难看，她闭着眼睛，只顾哭着，伤心和痛悔，还有刚才的气愤，已经让她浑身疲倦，软弱无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师杰才从病床边站起身来，放下了方文理的手，然后替他盖上白布。走到门外，李师杰的眼泪忍不住狂泻而出，哭出了声音。她无法相信方文理的老婆竟然会采用这种野蛮而极端的做法，她宁愿方文理活着，而不要如此，转眼之间就阴阳两隔，她一直就希望方文理快乐地生活着，就算是她不要名分等任何世俗的东西，只要方文理能够好好地活着，她都愿意，甚至，她愿意将自己替方文理离开这人世都行。

方大海从病房里出来，表情复杂，有伤心，也有悔恨。他看着年轻的老师，说，李老师……

便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。

李师杰擦干了眼泪，恢复平静，除了眼睛有痕迹之外，就好像未曾发生过任何事一样。李师杰站在方大海面前，脸上露出一个淡然的微笑。方大海呆呆地，双臂动了动，有抱过李师杰的意思，但李师杰未曾反应。李师杰理解方大海此时的感受，也理解方文理昨天给自己打电话时的急切，但理解来理解去，就是没能够理解，方文理老婆的做法。如今，一切都已倏然远去，曾经属于她的，离开了她；不属于她的，也都已经走了。李师杰拍了拍方大海的肩，什么也没说，步履沉重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走了几步，李师杰似乎听到方文理在身后喊着她的名字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李师杰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着，几欲倒下。

李师杰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。这半个月，她整天木木然地，懒洋洋地一个人呆在家里，使自己沉湎在回忆中，悲痛几乎使她丧失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。

齐梦在得知情况之后，在一个飘着大雪的夜晚，冒雪来到了李师杰的家。

两人静静地坐在桌边，空气静默。齐梦先发话了，师杰，你还好吗？李师杰说了句，还好，他已经走了，别想他了，也不说他了。齐梦便陪着她静坐着。李师杰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，眼神呆痴。齐梦不禁担忧起来。

一会儿，李师杰像突然醒来似的，问道，你班上那个学生的事现在怎么处理？家长还在闹吗？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没有？齐梦告诉她，这个学生患有先天间歇性神经病，但发作的时候，症状也很轻微，因此，一直未能发现。李师杰问，这个事情，你估计会追查你的责任吗？齐梦说，不知道，但刚刚得知，这个学生是某高官的亲戚，学生有间歇性神经病，我未能发现，负有直接的监管责任……

那么，此事估计也不是一般的性质了，李师杰想。李师杰心里一阵凉意袭来。

邻居家有一只黑猫，平素喜欢呆在李师杰家中，这会儿不知道怎么了，急急的样子，想要出去。它窜到窗台边，看着李师杰，发出“喵呜”的声音。李师杰于是打开了窗户。黑猫飞快地溜了出去，不料，黑猫却碰翻了桌上的紫砂茶壶。紫砂壶跌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破碎声。茶壶是李师杰买了送给方文理的，还没来得及用几次呢。李师杰站起来，恍若家中仅有她一个人，自言自语道，破了，早就知道会破的，一边说，一边捡着茶壶碎片。锋利尖锐的碎片扎破了李师杰的掌心，李师杰没感觉到疼，却看见殷红的鲜血弯弯曲曲地流了出来。她自言自语道，文理，你看见了吧，让它去吧。什么都没了，最后留下来的气味也没了，这样好，干净。该来的，让它来吧。该走的，它要走，便给它一个出口吧！人活着，不要过分拘泥于一些得不到、而且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雪已经下了一尺来厚了，但仍然在不断地降落，大有将整个城市的夜晚变成白昼的意思。

善良的坏人

年前的一个早晨，李老五在菜市场买菜。

因为近年关了，加上天气寒冷，菜价自然比较贵。李老五想买点四季青，但都要五块钱一斤，李老五问了菜市场门口的那个摊，只要四块，原因是没其他几个摊的菜那么新鲜了。管它呢，经济这么不景气，能够节省就是赚钱。李老五心里这么想着，便称了三斤四季青，一天吃一斤，连吃三天好了。买好了青菜，李老五继续在菜市场里东看看，西瞧瞧，想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。

李老五本是一名教师，十多年前，当人家还在凑钱买房的时候，他已经用自己倒卖的钱买了块地皮，盖起了小洋楼。至今为止，李老五一共娶过五任老婆，但最终的结局都是各奔东西，不得善终。

李老五在菜市场转悠，一个卖猪肉的认得他，说，老五，你好久都没来买菜了啊，怎么样，今天买点肉吧？李老五憨憨地一笑，现在手头紧，肉太贵，吃不起啊！卖猪肉的说，别

说假话了，谁不知道你李老五啊，老婆都能娶五个，还能没钱？李老五什么都没说，还是憨憨地一笑，摆摆手，摇了摇头，走掉了。走到菜市场大门口，一个卖海鲜的也说，李老五，人家说的没错啊，你能娶那么多老婆……卖海鲜的未能将话说完，被李老五笑着打断说，你要不要？给你一个？旁边的人大笑，笑声中邪气四射。

第一任老婆长得很漂亮，给他生了个女儿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夫妻二人关系若即若离，李老五对外称是两人性格合不来，其实是因为老婆和别人好上了，李老五的母亲坚持让儿子离婚再娶。没过多久，李老五便离婚了，财产去掉了一大半，女儿跟着奶奶过，偶尔李老五自己带一带。后来，经人介绍，他娶了第二任老婆，这个老婆白白净净的，脾气也和前任一样，非常温和，还是个小小学教师。结婚后半年，夫妻俩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一家人合不拢嘴。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媳妇和李老五的母亲总是搞不到一块，经常发生冲突。每次见她们闹，李老五便从家里默默出去，避难似的，等风波平静了再回家。时间长了，李老五不在家的时候，媳妇和母亲反倒懒得闹，他一回来就闹得不可开交。再后来，老婆经常不在家，说是睡学校。有人警告过李老五，老婆老这么放在外面，别出什么事。李老五笑一笑作罢，他觉得老婆已经完全变了个人，脾气太臭了，哪会有男人愿意接近她！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事。儿子长到八岁的时候，他第二任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小学校长好上了。这一次，李老五到处求人帮忙，让与老婆玩得好的劝说老婆，看在儿子的份上，不要离婚；而且，本着对老婆的感情，李老五送了一套房子和二十五万现金给她，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。但老婆碍于面子，也更觉得没意思，两人终归还是离婚了。这一次，李老五积累起来的财产又分掉了一半。离婚之后，李老五消沉堕落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想不通，女人为什么会这样。

第三任老婆，是一个小学代课教师。这一次，李老五吸取教训，没和她结婚，自己由着性子来，脚踩棉花，花草丛中到处乱弹。那个女老师才二十五岁，没谈过恋爱，非常在乎她和李老五的感情，非李老五不嫁，硬是非婚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但没过多久，李老五在外放纵的传闻导致这个伤心的女人下决心离开他，自然，儿子归李老五，财产分掉了大半。

第四任老婆，按照李老五的话来说，家有丑妻是个宝。李老五深信，女人只要有好的品质，就一定能够把日子过到最佳的状态，这个可怜的女人，前夫长得帅而多金，事业辉煌的时候，抛弃了她，她便带着五岁的女儿走进了李老五家。但好景不长，这一任老婆又发生了让他气愤得要死的事，这个女人竟然背着他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好上了。悲伤与愤怒交集之下，李老五问朋友，还能相信女人吗？朋友笑一笑，说，没办法，老天心疼您，给您艳遇，您就好好生消受着吧！

旁人都说，李老五就是个名人，一个有名的好人，性格温和，本质善良，能够容忍连续几任老婆的背叛，而且离婚的时候连这种事都可以不记仇。李老五有钱、婚姻状态好的时候，小区里的小孩经常在他家玩，在孩子们看来，李叔叔对人和善，出手大方，因为李叔叔经常买一些很贵很罕见的食品作为礼物送给他们。但后来自己孩子一多，为了李老五的稀罕礼物，孩子们动辄争得不可开交，这令李老五摇头不已。李老五叹气说，这些孩子真不懂事啊！在世上为人不厚道怎么能行呢？每一任老婆也觉得他这样做没有理由，便阻止他在别家孩子面前乱花，于是，李老五便在进己家家门时，把东西偷偷地塞给外面那些孩子。

记得当初李老五在他的第四次婚姻时，邻居小张结婚了，李老五给了他一千块钱红包，小张便对他更加尊敬，一口一个李老师喊得非常起劲，李老五很是受用。第四任老婆并不知道李老五给了这么多的红包，还当他听自己的话，只是按照普通关系的处理办法，给了两百元的礼金的。

在菜市场转悠了半天，李老五才回家。他的第五任老婆已经先他一步回到了家中。这个老婆，是银行的一名出纳，经历过一次不幸的婚姻。李老五心里其实对女人已经麻木，为什么还要结婚？母亲瘫痪在床，他想找一个能够伺候母亲的女人而已。这名出纳对李老五非常上心，认为李老五很厚道，待人诚恳热情，对自己又好，看到李老五穷困潦倒的样子，便倒

拿了二十万的存款来到李家。也确实如李老五所希望的那样，出纳对他的母亲非常尽心，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两人结婚时，请一些家里人坐了几桌，邻居小张早几个月就问过几次李老五结婚的事，但是李老五往往不做声，笑一笑，算是回答。实际上，他也是因为不愿意招摇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围城的大门都对他开合了好几遍了，没必要，所以，结婚日期确定下来之后，他也没告诉过小张，但小张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居然在李老五结婚当天带着妻儿全部来了。李老五很高兴，热情招待。到了晚上，李老五拿着老婆写好的礼单看了看，无意中看到，邻居小张的礼金是一百元。小张的笑脸在李老五面前闪过，李老五觉得小张这样做不对劲，但没和出纳说出来。他想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小张两口子拿点薄工资，不容易，不要计较这么多。

李老五和出纳婚后的这一年，是李老五这一生中过得最为平静的时光。但前不久，李老五开始觉得这样生活着没意思，他怀念过去的旧时光，觉得还是有钱好，他要想办法挣钱才好。打听到一个朋友在筹钱开矿，李老五便让出纳从银行转了五十万块钱公款，谎称炒股急用，要扳本，股市现在回暖，这是绝好的机会。出纳便信了他。李老五便偷偷地把钱给了那个朋友，那个朋友信誓旦旦地承诺他，开矿出产了，五五分成，绝对不会亏待他这样一位好兄弟。

就在李老五买菜回家的当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李老五梦见朋友走了，他大叫着汗流浹背地从梦中醒来，感觉害怕不已。在老婆的追问之下，他才支支吾吾地告诉了老婆。老婆一听，当场绝望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不由分说，拿起家里拿得动的东西，劈头盖脸地狠揍了他一顿，勒令他赶紧把钱追回来，否则离婚算了。李老五浑身是伤痛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一只眼睛青肿着。他拿过老婆递过来的手机，给那个朋友打电话。电话打不通，对方号码已经停机了。李老五这才想起，自己一味要挣钱，那个朋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是外省的。李老五丧气地说，唉，停机了，我还以为他是关机的，这样多少还能有点机会！老婆破口大骂道，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扶不上墙的软泥稀巴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一而再而三地结婚离婚了，知道女人为什么都不愿意从一而终跟着你了，人家没希望啊！你这样做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根本就是好得毫无原则的一个人啊！老天没长眼啊，我怎么就捡了你这么块狗粪来当宝呢？我不能这下半辈子就这样毁在你的手里呀！老婆说着说着大哭起来。

李老五的母亲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。老人伤心不已，要不是不能动，恨不得找根绳子吊死自己。李老五想起母亲，但老婆如此悲愤欲绝，自己肯定不能抛下她跑到母亲身边去，便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，等候出纳的发落。

天亮了，出纳自认倒霉，把家里稍稍值钱的、拿得走的东西全部搬走，坚决要和他离婚。李老五痛哭着，抱着出纳的腿不放，老婆，放过我这一回，我下次再也不擅自做主了，我全听你的话，求求你，别离开我啊！出纳铁了心要离开他，娘家来人接出纳了，见李老五这副样子，便伸出手推开他。李老五坚决不放。出纳的娘家人便动起手来要打他，说，钱都不要了，不打你也完了，你倒还想怎么样，跟着你个倒霉鬼、害人精跟了一两年，真是看错了人啊！李老五闻言，终于放开了手。

李老五从此便流浪似的，对学生上课也越来越不尽心，又迷上了打麻将，只有上了麻将桌，李老五便会神采焕发，变了个人似的。有一次喝醉了，只差倒下，李老五勉强撑着到了教室，他趴在黑板上，说，碰一个！底下的学生一阵哄笑，继而窃窃私语。面对此种状态，领导奈何不了他，只有给他尽量少安排上课的次数。这一来，李老五便更是蓬头垢面，整天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。一天，在麻将桌上，有人笑他，老五，你现在单身日子过得痛快呀！李老五不做声。另一人又说，李老五，给你再介绍个好老婆吧，还结婚不？李老五一笑，说，结婚干吗？结婚就是受罪啊！那人对老五伸出大拇指，说，有觉悟！李老五说，觉悟得晚喽，啥都没有了，这才想起结婚不是件痛快事！你们可不要像我一样啊！众人嗤嗤地笑。又有人问道，李老五，你对结婚看得这么透，那你结婚这么多次干什么啊！李老五说，这你就不懂

了，男女之事，总得做一做啊，不然，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？烟雾弥漫的空气中，打麻将的人放声大笑。李老五也嘿嘿地笑着。麻将馆老板问道，那你现在又离婚了，你还怎么做这事？李老五的脸马上一红，说，这事你也问得出口呀？话音刚落，对面的人说，李老五，你今天连放了我六个炮了，对不起啊，这一次是清一色，杠上花，清账！李老五挠挠头，掏出了干瘪瘪的钱包，翻看了一阵，说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差不多花完了，我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再给你吧！对面的人立马站起来，叫道，李老五，你没钱和我打什么牌？存心和我捣乱是不是？！你找死啊！众人见势赶紧过来劝架。李老五在众人的保护下，灰溜溜地逃了出去。

从此，麻将桌上是非常稀罕看到李老五了，李老五只站在旁边看，但看着看着，他会忍不住说，因为这多嘴的原因，李老五挨过一次痛揍，从此犯下了流鼻血的毛病。过年了，李老五的儿女都没来，李老五守着中风瘫痪的老娘，一把屎一把尿地尽心伺候着。老娘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李老五说，妈，别说了，生活就是这样，越苦咱们越得坚强才好！钱没了算什么，还可以挣呀，老婆没了，还有子女呀，妈您也还有我呀是不是？老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她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儿子受这么多的苦，他眼看着奔五十岁了，儿女竟然没一个来看望他这个父亲！她心疼自己的儿子啊！李老五不这么想，他觉得，人活着，要厚道，要学会遗忘，还有谅解、宽容。

原罪

N城市一个酒店的客房内，床单白得耀眼，显得很洁净。如同十五年前，程晓南枕在宋彬的手臂上，背对着宋彬，身体蜷缩着，尚未醒来。偷来的幸福总是不长久的，一个小小的电话便可以彻底摧毁，使这种幸福刹那间变得虚伪起来。宋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十五年前，为了前途，他离开了程晓南；十五年后，和程晓南相处仍然毫无间隙，但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子，贤惠的妻子怎么办？女儿怎么办？他无法抛弃他们，尽管清醒地意识到这些，然而，他却做出了令自己始料未及的事来。

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时，在一个拥挤的书店里，来N城市出差的宋彬为了实现给女儿的承诺，到处找女儿想要的一本书。宋彬没看到女儿要的书，从人满为患的社科类书架前准备撤退，转身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急匆匆地走来，和宋彬相撞。宋彬准备道歉，却看到对面的女人非常惊讶地叫了一声，宋彬？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居然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，宋彬不由得愣了愣，不过，眼前这个看似养尊处优的女人，倒像极了程晓南。宋彬来不及细想，立即在犹豫中带着确认的表情回应，程晓南！两人几乎同时说了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！但随即，程晓南的脸色渐渐黯淡起来。

此刻，对于宋彬来说，往事一幕幕涌现出来。

十五年前，宋彬和程晓南在一个省会城市，W城市的同一所大学读不同专业。宋彬高程晓南两届，在迎新的时候，对前来报到的程晓南一见倾心。等安定下来，他就在怯怯之中发动了勇猛的攻势。追了程晓南大概一个月，两人终于正式建立恋爱关系。宋彬出生在农村，家境不太好，兄弟姊妹一共有六个，他是唯一有出息的，父母自然希望他能对得起他们辛苦的供养，因此，宋彬在毕业之际，无奈之下，不顾程晓南的苦苦劝导，狠心离开了程晓南，后来仕途上平步青云。而此刻，面对程晓南，宋彬感到穷于应付。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住她，但手伸出一半，又有些沮丧，还能吗？不能了。眼前的程晓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属于他的青涩的小女孩了。程晓南看见宋彬尴尬的表情，说，走吧，我请你去喝杯茶吧。宋彬赶紧说，不不不，我请你。话一出口，宋彬立即觉得太有失水平，时隔十五年，在程晓南面前，他还是开口即输。但他还是乖乖地跟着程晓南往外走。从书架到书店门口，走了很长一段路似的，宋彬看着程晓南摇曳生姿的背影，感慨万千，不知道该如何汇总自己零散的想法，但有一点，看到程晓南貌似过得很如意，他也可以稍稍安心了，这么多年，宋彬的家庭生活